

200

抗戰劇本

秘密文件

鄭延毅編



抵抗社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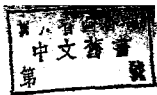
本劇曾在各地公演，場場人山人海，最近又由中央廣播電台播演，備受社會歡迎。

劇情悲壯哀感，可歌可泣！

是一幅抗敵女子的畫！

是一首悲壯熱烈的詩！

抵 抗 社 啓



102123
34

序

這個劇本原來的名字，是「忠孝坊」。因為「忠孝坊」三個字，含着古香古色的成分太多，所以現在決意把它改爲「秘密文件」。

當我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范爭波先生供獻意見不少。寫成之後，他又竭全力幫助，在南昌新明星大戲院公演了三天三夜，我當十分感謝范先生。

在南昌公演，是由何勇仁先生導演的，我也應當很感謝他。可是他沒有經我的同意，把劇情更改了一二處；後來他又把劇中的大略情形，編成了一個獨幕劇，名曰：「最後一幕」。他的獨幕劇，或許比我的三幕劇好。

這次我回到長沙，暇中又把原稿稍加整理，並新加上些材料，應抵抗社之請，編成抗劇本之一。本來「秘密文件」是爲抗敵而寫的，現在把它編成抗戰叢書，我當然沒有不承認的理由。希望它在抗戰期中，對於宣傳上能多少効點力。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鄧廷毅序於長沙水陸洲止園

秘 密 文 件

人 名 表

秘 密 文 件 人 名 表 目 錄

王秀才
王太太
荷英
青梅
守信
周大漢
羅教官
敵方軍官——團長
偽國副官
殷汝農
勤務兵
我方軍官——營長，營附。
湯連長
李參謀

目 錄

序	
人名表	
決戰歌	
向前衝	
第一幕	(八齣)
第二幕	(八齣)
第三幕	(四齣)

悲壯C調

決 戰 歌 $\frac{3}{4}$

鄭延毅作詞

張蘊貞製譜

秘
密
文
件
決
戰
歌

3 1.3 5 0 | 5 3.5 1 0 | ^f 6 1.5 3 | 1 5 . 0 |

男兒血，疆場流，屈服的是死奴，

^{mf} 2 . 2 2 | 5 . 5 5 | ^f 3.4 5 . 0 | 6.7 1 . 0 | 1 . 0 7 |

千年恥！萬年羞！只有戰！只有戰！戰！戰！
rit.....

1-1 0 | ^f 3 1.3 5 0 | 5 3.5 1 0 | ^{ff} 5 3 . 1 | 2.3 1 . 0 ||

戰！我們的血，我們的頭，與山河共去留！

此歌業經中央宣傳部審定，並交

中央廣播電台播送全國。歌詞雄

壯，至足激勵前方士氣，與後方

民衆抗敵情緒。

抵抗社啓

C調
快,有力量.

向 前 衝

2/4 鄭延毅詞
魏開泰曲

5.	5	5.	0	1.	1	1.	0
向	前	衝!		向	前	衝!	
5	6 5	3	2 1	6	—	6.	0
四	萬萬	同	胞的	頭,			
5	6 5	3	2 1	5	—	5	0 5
四	萬萬	同	胞的	血,			與
1	—	6	—	3	—	3	1
敵	人		拚!			拚!	拚!
5.	5	5.	0	1.	1	1.	0
向	前	衝!		向	前	衝!	
5	6 5	3	2 1	6	—	6.	0
快	舉起	我	們的	槍,			
5	6 5	3	2 1	5	—	5	0 5
快	架起	我	們的	砲,			向
1	—	6	—	3	2	1	—
敵	人		攻!			攻!	攻!
5.	5	5.	0	1.	1	1.	0
向	前	衝!		向	前	衝!	
1.	2	3	2 1	2.	3	1	0 1
衝	進	敵	人的	陣	線	中,	秋
2	2 3	2.	1	6	6 1	2	0 1
敵	人的	頭	賠	我	們的	頭!	流
2	2 3	2.	5	6	1 2	1.	0
敵	人的	血,	賠	我	們的	血!	
5.	5	5.	0	1.	1	1.	0
再	前	衝!		再	前	衝!	
3	—	2	—	1	—	1	—
衝!		衝!		衝!		衝!	

總
密
文
件
向
前
衝

秘密文件

第一幕

時 間：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某日
地 點：華北某村中一秀才家。
佈 景：

台上是「王秀才的客堂」。

靠近上面的牆壁，放着一個神櫃，櫃門是關着的。在櫃子的上面，放了一個漆得很紅的神龕，裏面放了一個楠木做的主牌，上面寫着：「王氏歷代祖先之神位」。在神龕的上面，還裝了一塊漆得很黑而很光的橫木板，上面寫着：「耕讀傳家」四個金字。

靠近左右兩邊的牆，每一邊放了兩把大椅子。在椅子中間，放了一個四方形的茶几，在茶几上放了一本舊書。



在右邊壁上，掛着一幅很舊的屏，上面寫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在左邊的壁上，掛了一塊很舊的畫，上面佈滿了灰塵，和蜘蛛網絲，細看是一張大禹治水的圖。

在客堂的中間，放了一張方桌，在桌子的周圍，放了四條長板凳。

在下面兩壁的當頭，每邊都開了一扇門對客堂，門上掛着白布門簾。

王秀才正在客堂裏，帶着很憂愁的顏色，合着一根兩尺長的煙斗，坐在右邊椅子上吸煙。他是一個敦私塾的先生，今年五十五歲了，身材頗高大，可是背有點彎。在三年前，他就把他粗而黑的鬚鬚留起來了，可是近半年以來，他不僅是頭髮白得很多，連鬚鬚也變成斑白了。

第一齣

人物：王秀才，荷英。

荷英捧着一個白瓷茶壺，從右邊門內走出來。

荷英——爸爸，你吃了飯，還沒有喝茶啦。

王秀才放下煙斗，接了茶壺，喝了一口，又把茶壺蓋子揭開看了一眼。

王秀才——荷英，你放茶葉太多啦！你看，（他把茶壺給荷英看）差不多放了一大半壺！我們處處要節省，不要浪費東西。你要知道，一片茶葉，一粒米，都是農人的汗血換來的。尤其是在這種國難時期，我們更加要節省。

荷英——恐怕是媽媽先放了茶葉，我泡茶的時候，沒有留心，又放了一次，所以有這
麼樣多。

王秀才——已經錯了的事，不要再說了，不過以後要記着我的話就是。（停了一會）書房裏的地，你掃乾淨了嗎？桌上的灰也掃了嗎？

荷英——地也掃過了，灰也掃過了。

王秀才——學生都到齊了嗎？

荷英——爸爸，今天很奇怪，還沒有看見一個學生來。

王秀才——還沒有一個學生來！

荷英——大概是外面的風聲不大好，那些小孩子的父母，不許他們出來。

王秀才——那些人真是膽小，敵人還沒有來，就慌了張，真是太不鎮靜，（停了一會）荷英，你呢？你從學校裏回來，快有兩個月了！你也看看書沒有？（一面搖頭，一面講。）孔夫子說：「溫故而知新」，這是很有道理的。

荷英——爸爸，學校裏的功課我常溫習，小字也常寫。

王秀才——那很好。（停一會）嘿？我前次交給你的女兒經，烈女傳，四書，曾文正公的家書，你都看過了嗎？

荷英——爸爸，我都大略地看過了。

王秀才——你都懂嗎？

荷英——爸爸從前講過的，差不多都懂。可是還有些地方，因為文章太深，不大懂。王秀才——你爲什麼不問我呢？

忽然外面有一個人，穿着軍服，是一個少年軍官，是本鄉的軍事教官，姓羅，人

家都喊他做羅教官，他背上負着一個灰色的布包袱，把頭向門裏面望。

第一齣

人物：同上，多羅教官。

羅教官——王老先生呀！我特來向你辭別，我馬上就要走。（同時他又向荷英很露情地

看了一眼）王小姐，我走了！

王秀才——羅教官。你就動身嗎？

羅教官——命令上限我今天十二點鐘以前要回到營部，立刻就要調到前方去作戰。

王秀才（從身上摸一個錶出來看）——現在還只有八點零五分，你進來喝一杯茶再走吧。

羅教官——謝謝你，我不喝，我馬上就要走，我想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就趕到營部裏。

我特地到你的門口停一會兒，向你辭辭行，同時還想同你談兩句話。王老先生，你是一個有仁有義的君子，地方上的人，都很稱贊你……。

王秀才——那裏話，那裏話。羅教官！承你過於嘉獎，尤其是昨日下午在岳王廟裏開會

，你特別地抬舉我，我真是慚愧得很。

羅教官——王老先生，你真是一位見義勇爲的君子，這個村子裏面的公益事情，都是你老先生幫忙做成的。現在我還有兩句話要對你說：我去了以後，希望你同夏清河，你們兩位把村子裏的壯丁繼續地訓練，敵人若是真的來了，希望你們領着那些訓練過的人，同敵人打，把村子守住。

王秀才（用右手拍着自己的胸膛）——那自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雖是一個老秀才，我也是國民的一份子，當然也要盡我匹夫之責。

羅教官——那好極了，夏清河從前當過官，對於軍事很熟習。你老先生也常研究過孫子的兵法，很會出主意，並且你說的話，大家都相信。有了你們兩位負責，一定可以同敵人幹一場，我沒有時間去找夏清河，一切都請你同他去商議。

王秀才——我馬上就派人去請夏二少爺，我同他兩個人來計劃一切。（對荷英）快去喊守信來。

荷英同羅教官兩人的眼睛，互相望了一下。（荷英下）

羅教官——王老先生！再見！我走了！

王秀才——教官！再見！希望你在前方拚命殺敵人！

羅教官（向王鞠躬）——再見！

王秀才（向羅拱手）——再見！再見！

王秀才回進客堂裏面坐着，拿着茶壺，又喝了一口茶，又在茶几上拿着那本書在手上看，（幕簾下，同時熄燈一分鐘。）

第三齣

人物：荷英。羅教官。

荷英急忙地跑來，在幕簾外，立在大路旁邊等着。她伸首向後面遙望，有時又看看自己的衣服，並用手巾打打腳上的灰塵。不一會羅教官跑來了。

羅教官——我知道你一定在這裏等我。

荷英——哥哥正在田裏做工夫，我告訴了他一聲，說爸爸叫他，我就轉路跑到這裏來

等你，我知道你一定從這裏經過。

羅教官——唉！荷英，我們要分別了，我真是捨不得你！

荷英——我聽見你說要動身去，我的心就碎了，我一萬分地捨不得你去！但是國家到

了這個地步，敵人快到我們的面前來了，青年人不去打，誰去打呢？

羅教官——對，對，我們青年人，應當以血肉換取抗戰的勝利！

荷英——造華！你是一個好少年，（從她身上摸出一張小照）這張照片送給你，留做紀念。

羅教官（接着照片沉沉地看了一會）——荷英，謝謝你。（他從口袋中取出一個小皮包

，把照片收好。）荷英，我身上沒有帶照片，不能送你一張做紀念。（想了一想，像有所感動。）呵！慢慢，有……，有一張！（他從身上口袋內摸出一張文憑

）這是我在軍官學校的畢業證書，上面粘了一張小照，我把它取下來送給你。（他取下照片給荷英）

荷英（接着照片）——你把它取了，你的證書不是沒有用了嗎？

羅教官——那沒有什麼大關係，我將來再粘一張上去就是。

荷英——我回去把它夾在一本最愛的書裏面。

羅教官——好極了，我不能多說了，我要走啦！

荷英——恐怕誤了你的時間，不敢多留你。

羅教官——荷英，再見！

荷英——道華，祝你「馬到成功」！

荷英帶着眼淚望着他走去，羅教官走兩步又回頭望一下，戀戀不捨地轉過去了。

荷英亦下。（熄燈一分鐘，幕籠起。）

王秀才仍在客堂中看書。

守信上。

第四齣

人物：王秀才，守信。

守信——爸爸，有什麼事？

王秀才——你到夏二少爺家裏去，對他說：我有很緊要的事同他商量，請他到我們家裏來吃午飯。

守信——爸爸，夏二少爺不在家，我剛才從岳王廟裏來，從他的門口經過，看見他的門上掛了一把鎖。

王秀才——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守信——恐怕是到他姑媽家裏去了，因為他的老婆回娘家去了，女工也走了。大概是沒有人做飯，他差不多天天都是在他的姑母家裏吃飯。

王秀才——他的姑媽，我也很認識，就是住在青山棚的李四婆婆，離此地也只有兩三里路，你趕快到李四婆婆家裏去找他來。

守信——爸爸，我就去。

王秀才——看見了夏二少爺，要他同你一道轉來，並且在鎖上帶兩角錢的肉，買幾塊豆腐，帶點粉絲，打半斤酒來。（他從口袋內摸出一些角票，拿出三張給守信。）

這是兩張兩角的，一張一角的，一共是五角錢，快去快回。（守信接着錢下）
守信在門外的聲音——周大漢，你來了。

周大漢的聲音——你的爸爸在家嗎？

守信的聲音——在家，在家。

周大漢荷着一把鋤頭在肩上，走進來。

第五齣

人物：周大漢，王秀才。

周大漢（立在門口）——王老先生呀！

王秀才——哩；周大漢，你來了，你拿着鋤頭，我看你一定是從田裏種菜來？

周大漢——是啦；我正在田裏挖土，想種幾塊蘿蔔菜，忽然夏二少爺從我的田邊上過，他一面走，一面對我說：「周大漢，你還在這裏做工夫麼！敵人離我們這裏只有十多里路了，你還不去收拾東西走啊！」

王秀才（很憤激）——夏二少爺，豈有此理；他也逃走嗎？我剛才還派守信去找他來商議辦法，假若敵人真的來了，我們好同他打，現在羅教官走了，一切的事情，都由我同夏二少爺兩個人負責，夏二少爺真是混蛋！不來告訴我，就逃跑。前天下午在岳王廟裏開會的時候，我提出的幾條，他不是表示都很贊同嗎？

周大漢——對啦；你那天提出來的第一條：就是羅教官走了以後，我們要常練習緊急集合。大家聽見鑼聲一響，就要跑到岳王廟裏來，在一刻鐘以內，就要到齊，他首先就表示同意。

王秀才——他還加上一句，如果有不到的，就要罰他一塊錢，放在廟裏作公用。

周大漢——從昨天下午起，就要實行緊急集合，也是他說的。

王秀才——昨天下午練習的結果很好，鑼聲一響，全村子裏的壯丁，拿鎗的拿鎗，拿梭標的拿梭標，拿大刀的拿大刀，不上十分鐘都到齊了。

周大漢——可是夏二少爺沒有到。

王秀才——我倒沒有注意，他沒有到嗎？

周大漢——你沒有聽見嗎；羅教官點名，一連喊了三四聲：夏清河，夏清河……：姑終沒有人答應。

王秀才——他說話老是沒有信用，（停了一會）唉！「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不錯，不錯，聖人的話，真是不錯。

周大漢——王老先生，前天開會，大家都很贊同你的主張，並且全體一致地公舉你做我們這一個村子裏的領袖，你雖是一位老秀才，可是你很有勇氣，很有同敵人幹的精神。

王秀才——哈哈！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秀才，就不能帶兵打敵人；胡林翼，不是從秀才出身嗎？曾文正公不也是一個書生嗎？哈哈！周大漢，你不要看錯了我王秀才（他把自己的鬍子抹了一抹），我王秀才沒有別的好，就只有硬幹，不怕死，幹到底。不像夏二少爺，在會場裏就吹牛皮，鼓起勁說，要如何如何地鎮靜，要如何如何地勇敢，要如何如何地同敵人拼命……：說了一大篇，現在敵人還沒有來，他就先逃走了，夏二少爺真不是好東西！

周大漢——你走了之後，他還罵你，他說：只有王秀才，真是牛不知自己的角醜，馬不知自己的臉長。一個老秀才，背都癢了，他還想參加去打敵人。

王秀才（帶着忿怒的顏色）——老與不老；秀才與不秀才，都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幹與不幹，那是很有區別的。像夏二少爺那樣，雖是身壯力強，可是不幹，有什麼用呢？俗語說得好：「一個死知府，當不得一個活老鼠。」

周大漢——王老先生，你的話是對的，我們決定同敵人幹，我家裏的人，都聽你的指揮，我現在回去告訴我家裏的老二，要他不要逃走。我們依照前天下午會議的計劃，鑼聲一響，就大家跑到廟裏來集合。

王秀才——周大漢，你是一個有信義的男子，你是一個好人，趕快去告訴周二哥，要他不要走，並且在你隔壁住的趙七木匠，也要告訴他，要他也不要走，我們死也要同敵人幹。

周大漢——好的，我去了，我見一個就說一個，要他們不要走。（周下）

王太太從右邊門口走出來。

第六齣

人物：王秀才，王太太，荷英，守信，青梅。

王太太——我在裏面聽見，你又在這裏同周大漢談什麼打敵人，罵夏二少爺不是好東西。
。唉！說人家做什麼，何必同人家結仇恨啊。

王秀才——夏二少爺那個壞東西，敵人還沒有來，他就先逃跑了，自己逃跑，還要叫人家逃跑。

王太太——他逃他的，關你什麼事？

王秀才——怎麼不關我的事？走了一個，就少了一個。

王太太——我看，你還是在家裏安心教你的書吧！不要管外面的鬧事。

王秀才——唉！你們女人，真是莫明其妙，「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現在國家到了這麼樣危險的地步，我可以不管嗎？

王太太——唉！這不是我們一家人的事，管他幹什麼？我看你這幾個月以來，比從前老

得多啦；至少要加老十歲啦，你去照照鏡子，（他對裏面的門喊道）荷英，荷英！

荷英的聲音——呢！

王太太——拿一個鏡子給我！

荷英的聲音——來了啊！（荷英送了一塊鏡子出來，王太太接了鏡子，對王秀才的面部

照着。）

王太太——你看，頭髮也白了，鬍子也白了，臉上的顏色，也很難看了……。

王秀才（把鏡子搶了放在桌上。）——照什麼！

王太太——（停一會）唉！快到六十歲的人，活也活不了多久，還管他什麼國難，什麼

敵人，趁着還有一口氣在，把好吃的吃一點，把好穿的穿一點，敵人要是真的來

了，我們把要緊的東西收拾好，做一担叫守信挑着，我們全家逃走就是啦。（守

信上。）

守信——爸爸，夏二少爺正在同他的姑母收拾東西，預備馬上就逃到龜山沖去，他對

我說：誰還到你家裏去，昨天晚上敵人到了三渡橋，離我們這裏只有十一二里路

了，你趕快回去告訴你的父親，他如果要他的老命，就趕快逃走吧。

王太太——那不得了，三渡橋離我們這裏很近，守信我們快把東西收拾好，全家逃走，

（她向廚房裏喊道）青梅，青梅，快出來！

青梅的聲音——來了啊！（青梅上）

王太太——青梅，守信，你們夫妻兩個趕快把你們房裏的東西收拾好；荷英，我們趕快去收拾我們房裏的東西，等一會我們全家一路逃走。

王秀才——你們不要去檢東西，我們不逃走，（對王太太）你說的話真是放屁，大丈夫不荷生，死在疆場上，比死在床鋪上光榮得多，我不去救國，誰去救國，我不去抵抗，誰去抵抗，抵抗才是我們的生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要在刀光炮火的下面，才能救得出來。

王太太——你又在這裏糊說，什麼救國，什麼抵抗，自家的事就不管。守信，不要聽你爸爸的話，趕快去檢東西，我們全家逃走！

王秀才——你若是說我們全家，我們全家，你知道我們的我字是怎樣寫的？

王太太——我又不是秀才，我怎能知道這些事呢？

王秀才——我現在告訴你吧！我字的寫法，左邊是一個手字，（他用一個手指頭對他們畫了一個手字）右邊是一個戈字，（他又用右手畫了一個戈字）合起來說，就是手執戈的意思。戈就是槍，大家聽清楚，要手執槍，才能成爲我字，就是要有自衛的精神，抵抗的力量，才算得是我。不然就失掉了我字的意義。今日的中國人，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手執槍，做一個完全自主的我；一條是服從別人，做一個失了自由的奴隸。守信；荷英，青梅，我們不要做奴隸，我們要永遠地做一個完全自主的我；我們要抵抗敵人，要去救國家，要保全我們的土地和我們的民族。

守信——爸爸的話是對的，我們要拿着我們的槍，我們的刀，去打敵人！

王秀才——守信，你是一個好男兒，努力殺敵人！

荷英——爸爸，哥哥是你的好兒子，我呢？我就不是你的好女兒嗎？（砲聲連響滾下）

守信——爸爸，是炮響，並且響得很近！

王秀才——守信，你趕快到岳王廟去敲鐘，我馬上就來指揮，守信，快去敲鐘！

守信——爸爸，我去了。（向外走）

王秀才——守信，你就是這樣去嗎？

守信——爸爸，廟裏不是有鐘放在那裏嗎？

王秀才——我知道，我不是要你帶鐘去，我是……你是受過軍事訓練的，在這種緊急的時候，你的槍過能離開身子嗎？

守信——是，爸爸，我帶槍去。

守信急忙地跑到房內，拿了一枝槍跑出去。

王秀才——守信，我馬上就來。

第七齣

人物：同上。少守信。

王太太（對王秀才）——你在家裏躲着吧！你有什麼能力去抵抗？一個老秀才，也能打

仗嗎？你結果還不是去送死！

王秀才——我不管有能力沒有能力，爲着我個人的生存，爲着我全家人的生存，爲着我全村子人的生存，爲着我全民族人的生存，我不能不帶領那些人去抵抗，我就是打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王太太——怎麼沒有關係？你連妻室也不要了嗎？你的兒女也不要了嗎？

王秀才——你始終是莫明其妙！敵人來了，我們都會被他們殺光，還有什麼妻室，還有什麼兒女。

王太太——敵人來了，我們沒有腳嗎？不可以逃走嗎？

王秀才——我問你，逃到什麼地方去？

王太太——逃到沒有敵人的地方去。

王秀才——什麼地方沒有敵人？

王太太——走遠點不是沒有敵人嗎？

王秀才——蠢東西！敵人的心事，是要亡我們整個的國家，滅我們整個的民族，只要是

在中國以內，沒有一個地方好逃，只要是中國人，沒有一個可以避免。

王太太——呵呀！那又怎樣得了呢？

王秀才——只有一個打字，就可以得了！（對面岳王廟的鑼聲大大地響，王秀才把身上的長衣一脫，跑進臥房，拿了一根檢標走出來，正要向外面走。）你們女人家就在家裏燒飯，等一會送到廟裏來，再分送到各地去，我去了！

炮聲又響得更近更密。

王太太（拖着他的手）——炮聲響得很近了，敵人一定快到了，你不要去，去不得……
王秀才——你拖着我做什麼？糊塗蛋！（他把自己的手一抽，飛跑去了。）

第八齣

人物：同上。少王秀才。

王太太——你們的父親真是發瘋！外面的槍聲響得這樣密，（外面的槍聲，正像鞭炮一般地響。）唉！他是去找死，他自己去找死，還要叫守信也去送死，唉！誰也想

不到他會變得這麼快！

青 梅——媽媽，你不要這樣說，我看爸爸是對的，敵人來了，不去打，還有第二條路走嗎？

荷 英——嫂嫂到底是讀過書的，不同，不同。

王太太（很氣憤）——黃了眼睛的東西！讀了兩句書，就刻苦起老娘來！

青 梅——媽媽，聽錯了，快不要生氣，她是說：「鬧的是讀過書的，不懂，不懂。」

王太太（更氣大）——我沒有聽錯，她不止這一次，從前我叫她到面前來看角票，她就好像你的爸爸教小學生認字一樣，「這是壹角的壹字，這是貳角的貳字，這是伍角的伍字。」

荷 英——媽媽，別生氣，我是怕有時候我們不在家，媽媽找不着人看，所以想使您老人家自己認識這幾個字，接錢就不會吃虧。

王太太（氣稍平）——這幾個字，我做小孩子的時候，你的外公也教我認過的，一橫就是一字，兩橫就是二字，三橫就是三字，那曉得到了角票上，就變了這麼樣長，

這樣多的筆畫。

荷英（帶笑）——媽媽，從前學的，是小一，小二，小三……現在角票上的，是大壹，大貳，大伍，所以媽媽不認識。

王太太——我要是讀了你們那樣多的書，我不但認識一角的大壹，二角的大貳，五角的大伍，就是再大些的，一塊的大壹，五塊的大伍，也會認識。

忽然從岳王廟那方傳來一種雄壯而莊嚴的歌聲：

「男兒血，疆場流！屈服的是死奴。千年恥，萬年羞。只有戰！只有戰！戰！戰！戰！我們的血，我們的頭，與山河共去留！」

荷英——媽媽，這種雄壯的歌聲，你聽見嗎？不僅是他們男子應當去抵抗，就是我們女人也應當去同敵人拚命！他們打死我們一個，我倒也要打死他們一個！

青梅——荷妹！你的話是對的，我們也夢去同敵人拚命。

王太太——荷英，青梅，你們也發了瘋嗎？

青梅——媽媽，我們並不是發瘋，敵人來了，不去打，怎麼得了呢？

王太太——噫！噫！女人也應去打仗嗎？

青梅——怎麼不應去？敵人殺我們，並不分男女，只要是中國人就殺，我們也應一樣

。不論是男人女人，只要是中國人，就應當跑到前綫上去殺敵人！

王太太——我從沒有看過女人打仗的！

青英（插口道）——媽媽，古時候的花木蘭，不是一個女人嗎？她能代替他的父親去勇猛地打敵人。明朝時候的秦良玉，不也是一個女人嗎？她屢次把賊兵打退，保守了國家的土地。此外我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還聽見先生說：法國在十五世紀的時候，也有一位女英雄，名字叫傲商達克，（Jeanne d'Arc）當時法國的土地，被英國侵佔，商達克領着法國的軍隊，把敵人打走，救了法國。媽媽，你看，花木蘭，秦良玉，商達克，她們都是些女人，都能打仗，並且還能打勝仗，爲什麼我們不能去打敵人，我們要去，我們要去！

王太太（帶着哭聲）——唉！唉！女孩子切不要送去讀書呀……（幕麗下）

第一幕完

第一幕

時 間：在第一幕兩個月之後，某日晚上。

地 點：華北某鄉村中，某大廟裏面的一間房子。

佈 景：

台上是「敵方軍官的一間臥室」。中間放了一張小圓桌，上面掛着一盞保險燈。桌子旁邊放了兩把小椅，坐着一位敵方的軍官和一個福建人，名字叫做殷汝農，他們正在高興地喝酒。

殷汝農穿着西裝，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人。

靠近裏面的牆，放着一個小鐵床，床上放着一條棕色的毛質毯子，和一個白布枕頭。床側邊放着一個衣架，上面掛着一件軍官的大衣，和一頂軍帽。室中的左邊開了一個窗，下面便是一張小寫字桌，桌上放了一個墨盒，一枝毛筆和一個「叫人鈴」。在桌子的兩頭，還擺了兩把小椅子。

第一齣

人物：敵方軍官（團長），殷汝農。

團長顯出很快樂的神氣，一面飲酒，一面說：

團長——哈哈！（用手向自己指）我們……我們……勝仗！

殷汝農——（向團長拱手）恭喜！恭喜！真是皇帝有福！

團長——有……福！有……福！

殷汝農——哈哈！剛才的慶祝會，真是熱鬧，個個都喝得大醉，尤其是我們那邊的幾位高級軍官喝得最多，聽說他們轉去，今天晚上，還要單獨地開一個慶祝會。哈哈！

哈哈！他們回去還要喝一場，團長，我看，剛才只有你一個人喝得不多。

團長（用手托着頭，顯出醉態。）——多……多。

殷汝農——團長，今天與平常是兩樣的，在平常是不應當多喝，可是在今天，我們打了這麼樣大的勝仗，殺了這麼多的中國人，搶了這麼多的東西，擄了這麼多的女人

，得了這麼大的戰功，我們應當盡量地喝一點，盡量地快樂一夜。（用手向外面指）住在那邊的軍官，個個都比你喝得多，個個都大醉了，個個都抱着上次獲來的女人，在那裏（他裝作抱着女人跳舞）做這個玩意。

團長（帶着微笑）——每……人……一個？

殷汝農——是，每人都有一個，上次佔了張家村的時候，把那個村子裏面的青年女子擄了四十多個。哈哈！（他伸着四個手指）四十多個！裏面有七八個頂小的，只有十三四歲啦！（他用手表示十三四歲姑娘的高矮給團長看）是這樣小的姑娘，多麼好玩啊！哈哈！

團長——那兩個……？

殷汝農——在我家裏。

團長（用手向外指）——嘿！去要那……兩個……娘娘……來。

殷汝農——好！好！我去把那兩位姑娘帶來，同時我家裏還有兩缸陳酒，是我的父親從前在紹興做稅務局長的時候，帶回來的。埋在地下，預備到七十歲做壽用的，已

經陳了十三年了，這是頂好的酒，我去偷他幾斤來，送給團長喝，叫那兩位姑娘來陪團長大喝一場。

團長（對他點頭）——好……好，去……去。

殷汝農（顯出得意的神色）——我還要報告團長幾句話，那兩位姑娘，初擔來的時候，關在我的家裏，他們的性情，真是高傲極了。有幾次她們要在壁上碰死，是我的內人拖着勸住了，才沒有碰死。團長，我們夫妻，不曉得費了多少力量，想了多少方法，才慢慢地把她們勸得心回意轉。我的內人常對她們說：（他學女人的聲音）「你們不要着急，放快樂些，你們看，團長多麼地喜歡你們呵！哈哈！有了團長那麼樣大的官喜歡你們，你們的幸福，將來還享得盡嗎？」因為常是這樣地勸她們，她們的心才變轉來。團長，你看，近來她們對你多麼地有情呵！尤其是那位小姐，她常常談及你，對你愛情很深，很深！哈哈！那位小姐，真是漂亮極了，你同她快樂了幾次，那真是難得的事啦！哈哈！團長，你應當謝謝我。今天晚上，又把她帶來給你去快樂，你真是不忘記了我啦。

團長——好……好……，謝……謝……你……去。

殷汝農——我馬上就去帶她們來，你在這裏等着，我在半個鐘頭內就轉來。

殷汝農下。

第二齣

人物：團長。德國軍官。勤務兵。

團長站在桌子前面，對着燈微微地笑，後來他又把寫字台側邊的兩把椅子拿過來，放在圓桌面前。他在每把椅子上，試坐了一下，坐到了最後一把椅子上，他從口袋內摸出一個橢圓形的小鏡子，對着燈照了一照自己的面容，見右邊臉上，有一塊黑灰印，他於是用右手在褲袋子裏面，摸出一條白手巾，對着鏡子，在臉上揩了幾下，可是那塊黑印，還是沒有揩得去。他又把手巾角送到口裏，用口水打濕，再去拭臉上的灰印，果然，一下就揩去了。他把手巾放進褲袋子裏，又從右邊胸前上面小口袋內，抽出一把小梳，對着鏡子，把頭髮梳了幾下，他把鏡子和

梳子收在口袋內。他又慢慢地走到門口，向外面的左邊望了幾望，他又很喜樂地走到桌子面前，又摸了幾摸頭髮。

忽然從門外的右邊，走來了一位俄國的副官。

副官（向他舉手）——報告團長，今天晚上，我們那邊的將領，也組織了一個小小的慶祝會，這個慶祝會，就在我們的軍部裏面，離此地只有一里多路，很近，很近。那邊的將領，正在喝酒，跳舞。他們特地派我到這裏來，請團長去參加，大家都想敬團長一杯酒。

團長（心中很急，對副官搖手。）——不……去，不……去。

副官（現得很懇切的樣子）——一定要請團長去，我們全體的將領。都很誠意地想敬團長一杯酒。

團長（顯出更心急的樣子）——謝……謝，謝……謝，不……去，不……去，有……事，有……事。

副官——團長如果不去，他們就會全體跑來恭請。

團長急得無可奈何，側轉身子向外面望了一下，他從口袋內摸出一個錶在手上。
團長——好，好，（他對副官指着九點鐘上，又對地下指着。）回……來。

副官——那可以，我包你九點鐘的時候轉來，現在還只有八點半鐘，半個鐘頭以後，一定可以轉來。

團長按鈴，勤務兵上。

團長——出……外。

勤務兵急忙地把大衣和帽子拿給他，他回副官下。

勤務兵坐在桌子面前，偷了一杯酒喝了，又在香煙筒中，偷了三枝煙。藏了兩枝在小口袋內，含了一枝在口中，取一根火柴，燃着香煙，順手又拖一把椅子，將雙腳放在椅子上，把頭仰着靠在椅子背上，很放蕩地吸煙，並唱道：

勤務兵——弄冬，弄冬，弄冬，弄冬……。

忽然股汝農領着荷英青梅進來了，勤務兵嚇得很慌張地站起來。

第三齣

人物：殷汝農，荷英，青梅，勤務兵。

荷英現在穿得很摩登，短袖綢旗袍，肉色絲襪，黃色皮鞋。青梅也穿得極美麗。

殷汝農（很驚奇地向裏面四處望）——團長呢？到什麼地方去了？

勤務兵——報告副官，又去參加慶祝會去了。

殷汝農——他說什麼時候轉來嗎？

勤務兵——好像是說九點鐘轉來。

殷汝農——你到門房裏去，把我家傭人送來的那籃酒拿上來。（勤務兵下）王小姐！

真是奇怪！我對他說好了的，說我們馬上就來；要他在這裏等着，噲！剛才開了慶祝會回來，又去參加什麼慶祝會？（停一會）王小姐！我們的團長，是一位多麼大的官啊！你們能夠陪他喝酒，那是一件多麼光榮的事！我相信有很多女人，連想看他一面的機會都沒有啦。你真是福氣好，陪過他幾次，真是福氣好！

勤務兵提着一個籃子走上來，殷汝農對勤務兵指着寫字桌上。

殷汝農——把籃子放在此地，再拿兩個酒杯來。（勤務兵放了籃子，急忙出門拿了兩個酒杯放在桌上，把籃子裏面兩大壺酒，拿出一壺，擺在圓桌上。）好，到外面去等着吧。（勤務兵下）哈哈！王小姐，你真是好福氣啦！

荷英（帶着害羞的面容）——我應當謝謝你，這都是你做成的事啦！

殷汝農——你這句話沒有說錯，這都是我替你做成的好事。王小姐！團長真是歡喜你啦！他昨天還對我說：哈哈！在你家裏的那位王小姐，真是漂亮極了，她的頭髮兒多麼地黑，她的肩兒纏得多麼地好，她的眼兒多麼地有情，她的口兒多麼地小，她的牙兒多麼地白，他真是一個傾國傾城的美人。可是我不敢愛她。王小姐，我聽了他這句話，馬上就追問他，我說：團長，你爲什麼不敢愛她呢？他又對我說：因爲她是撈來的女子，恐怕她起壞心。王小姐！他真怕你起壞心……。

荷英（帶着哭聲）——我們是落魄的人，只要有一個男子跟着過活就是啦，還有什麼壞心呢？

殷汝農——對啦，我老早就知道啦，所以還沒有等他把這句話說完，我就是這樣對他說：（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團長，你放心，我負完全責任，王小姐最老實，最忠厚，如果有不好的事發生，完全歸我負責。王小姐，我是這樣向他擔保了，他才敢一心一意地愛你。可是你將來做……我不敢說一定做團長夫人，但是至少總是什麼如夫人之類。王小姐，你知道如夫人的意思麼？就是同夫人差不多的東西。你將來做了團長的夫人，請你不要忘記了我啦。

荷英——你是我的恩人，怎麼會忘記你呢？

殷汝農——我知道你一定不會忘記我，你真是一位老實姑娘，而且是一位很有義氣的姑娘。（對青梅）少奶奶，你也是一位很好的人，你看，你的像，生得多麼的好！是一個多麼有福氣的像，將來王小姐做了團長夫人，你是多麼地富貴啊！哈哈！團長夫人的嫂子，同時又是我的……我不敢說是我的什麼，哈哈！

青梅——承你說得太好，恐怕我們沒有這樣好的福氣。

殷汝農——（拿出錢來看）噲！快到九點鐘了，還沒有轉來，真是奇怪，你們在這裏坐

着吧，等我去找他轉來。

殷下

第四齣

人物：荷英，青梅。

青梅——荷妹，他去了嗎？

荷英——去了，去了，看不見了。

青梅（很嚴厲的聲音）——荷妹，我們的父親被敵人打死了，守信也被敵人打死了，母親在不在，還不知道，唉！可憐天呀！心裏多麼痛啊！那天我們被擄來，送到他家裏的時候，我們本想都向壁上碰死，可惡的漢奸，他們夫妻兩個拚命地拖住我們，不許我們碰死。你看，今天又來做他們的玩物，我真是願意早死，不願再過這種羞恥的生活。

荷英——嫂孀，我不是老早就對你說過幾次嗎？那位調戲我們的軍官，是敵方的一個

團長，是一個不小的軍事領袖，我們能夠同他接近，這是很好的機會。

青 梅——你早就說這是很好的機會，很好的機會。可是我們被擄來，算到今天，整個的是兩個月了，還沒有替父親報一點仇。唉！可憐的父親，姪妹，你忘記了嗎？

荷 英——嫂孀，你以為我忘記了父親嗎？他一生的志願，就在盡忠報國。可憐！他沒有達到目的，就被敵人打死了，他死的那一天，正要出去打敵人的時候，還對守信說：「守信，你是一個好兒子，努力殺敵人！」我相信他死了，在九泉之下，還是希望我們努力殺敵人，努力盡忠報國。所以我們要繼續他的遺志，努力同敵人幹。

青 梅——是啦！你為什麼還不幹呢？

荷 英——因為沒有機會。

青 梅（更嚴厲的聲音）——為什麼沒有機會？上星期四的晚上，你還同他在一房，當他睡着了的時候，你為什麼不下手呢？我可惜沒有機會，倘若我同那個漢奸，有你那種機會，我一定殺了他。

荷英——不錯，那天晚上是很好下手的，可是我近來又另外想了一個計劃。

青梅——什麼計劃？

荷英——嫂子，我告訴你，那位團長的右邊口袋裏面，常放着一些很重要的東西，不知道是些秘密命令哩？還是些秘密信件？我看見有兩次了，一次是從他口袋裏拿出來給一位隊長看，一次是一位軍官送給他，他放在口袋裏去。並且我還注意了，他很留心我，怕我看見。他們說話，都用很小的聲音，把嘴對着耳朵裏細細地講。我看，那一定是軍事上極秘密的文件。嫂子，我正在想法子，正在等機會，想把他口袋裏的東西偷來，送給我們的軍隊，使我們的軍隊知道敵方一切秘密，這就是我近來的計劃。因為我想，殺他們一個團長沒有多大的用，可是把他們的軍事秘密，偵探給我們的軍隊，那是很有用的。

青梅——上星期四晚上，你同他在一房，為什麼不偷他的呢？

荷英——那天晚上他睡了。我把他的口袋都摸過了，沒有摸着一點什麼，他預先就把口袋裏面的東西藏着了。

青梅——那以後還有什麼好機會呢？

荷英——慢慢地等啦，現在第一要緊的，就是我們的態度，處處要表示同他們很親熱，使他們不疑心我們。

門外的皮鞋聲可地響。

青梅——當心！不要講了！

殷汝農同團長上。

第五齣

人物：同上，多殷汝農，團長，勤務兵。

團長（帶着醉態，顯出很有情的樣子，走近荷英。）——哈哈！王………小姐，兩

………天………（他把眼睛閉着。）

荷英（對殷）——這是什麼意思？他是醒去了兩天才起來嗎？

殷汝農——不是，不是，他把眼睛閉着，是說有兩天沒有看見你。（低聲）他很想你啦

。（對青梅）我也有兩天沒有看見你，我也很想你啦。

青梅（帶着媚笑）……副官！在衆人的面前，請你說話放規矩些。

勤務兵把酒斟好！。

團長（對勤務兵用手向外面指）……去……（勤務兵下）王……王小姐，（他

手指着酒）……請……。

荷英（帶着媚笑）……謝謝團長，我們都不大會喝酒。

殷汝慶……不要客氣，我們知道你們很會喝酒，今天晚上，請你們陪團長多喝幾杯。（

他舉起酒杯）團長：請酒，請酒。哈哈！美人，美酒，那裏有！哈哈！

他們各喝了一杯，青梅替他們把酒斟滿。

團長（用手指着荷英）……好……看！

荷英……是真的嗎？

殷汝慶……團長的話，當然是真的。（對團長）請看，她的面孔多麼地美麗呀！（他拿

着荷英的手給團長看）她的手，多麼地白淨呵！

團長（握着荷英的手，並在手上接了一個吻。）——愛……你。

殷汝農——王小姐，團長的話，你聽清了嗎？他是這樣說的（他握着青梅的手，學團長的樣子。）愛你。（青梅把手一抽，身子一側，顯出怕羞的樣子。）

青梅——副官，你這種樣子，真是有點像演滑稽戲啦！

荷英（舉起酒杯對團長）——謝謝你的好意，我想借手上這杯酒，來代替我的心，請你把它喝下吧！我的好將軍。

團長接了酒

殷汝農——好將軍。這是王小姐的心，快喝，快喝，哈哈！

團長把酒一口喝下身子一振，顯出他是一個偉大的將軍。

團長（把右手的大指頭舉起）——大……大……大……。

殷汝農——是，是，你是一位大大的將軍。

荷英——大將軍，我聽得人家說：英雄有三飽，吃飽，醉飽，玩飽。我們今天晚上要醉飽，玩飽。

殷汝農——對啦，我何今天晚上要醉飽，玩個。（對團長）大將軍，我們放勢喝吧，喝吧！

團長（極高興）——喝………喝！

團長與殷汝農又將杯中之酒，一飲而盡。青梅拿着酒壺，又把二人的酒杯斟滿。

青梅——等我也來敬你們一杯？可是我的酒，不是代替我的心。

殷汝農——是，是，是代替你的心，我也要把你的心喝下。（喝酒）

青梅——副官，你說話要當心些，倘若你的太太聽見了，她要敲破你的頭啊！

殷汝農——不要緊，我只要得着了你的心，就是被太太敲破了頭，也沒有什麼關係，哈

哈哈！（已有六七分醉態。）

荷英（舉着杯）——大將軍，人生最難得的是愛情，更難得的是愛情和在美酒裏面一

道兒吞。

團長（用手指着荷英，又向酒杯中點了兩下）——吞………吞………（他把酒向口中

一倒）吞………吞………。

殷汝農（對青梅）——我也要把你和在美酒裏面吞……吞……吞。（他也把自己杯中的酒，做一口兒吞下去了。）

荷英（對團長嬉笑）——大將軍，我想要求你一件東西，希望你答應我。

團長——甚……東西？

荷英（低着頭，細聲地說：）——你的……心。

殷汝農——呵呀！你的心！大將軍，她要你的心呀！哈哈！

團長（一面笑，一面用手指着自己的心。）——是……你……的，是……你……的。

殷汝農（對青梅，也用手指着自己的心。）——是你的，是你的。

青梅——副官，你今天真是多喝了幾杯酒，老是在我的面前開玩笑，老是我演滑稽戲。

殷汝農——我不是演滑稽戲，我是真的，我的心，真是你的。

荷英——大將軍，你也是真的嗎？你的心，也真是我的嗎？

團長（點頭）——真……的，真……的。

荷英——謝謝大將軍。

殷汝農（很恭敬的樣子。）——大將軍！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要求你。

團長——甚……事。

殷汝農——就是廟子後面的那間茅房，太破很了，一下雨，就滿地盡是水，各位官長去解手，太不方便，現在我們既打了勝仗，在此地起碼總有半年住，所以請求團長下一個條子給軍需，速急派人去修整一下。（停了一會）我認識有幾個泥水匠，他們都是很好的手藝，價錢也不貴，我去叫他們，絕對不會要效。

團長——多……少？

殷汝農（舉起四個指頭）——四百塊錢。

團長（點頭）——好……好。

殷汝農——前天下午，我這看見一位連長，在茅房裏幾乎失腳踏在地下，因為那地下太濕，太濕。如果不趕快修理，將來恐怕跌傷人啦！

團長（顯着不耐煩的樣子）——好……………。

勤務兵帶着陸顏，手上揀着一張會客條走進來，把會客條送給團長，團長低着頭看會客條上的字。

殷汝農——什麼人來會團長？

勤務兵——軍部裏的野青參謀來了。

殷汝農——你不知道團長正在喝酒嗎？

勤務兵——是，我對他說了。他說有要緊的事，要同團長祕密地談。

團長——請……………到會客……………室。

勤務兵——他正在會客室等啦。

團長同勤務兵下。

第六齣

人物：同上，少團長，勤務兵。

殷汝農——王小姐，我剛才同團長談的那件修理茅房的事，有便的時候，請你也替我催催他，因為這件事與我有點利益啦。

荷英——那當然，茅房修理好了，你也好去解手啦。

殷汝農（帶着溫和的微笑）——除了這個應有的權利以外，還有一點很好的利益。（停了一會）王小姐，我可以做一件很漂亮的旗袍送給你。

荷英——這件事，你有錢賺嗎？

殷汝農——王小姐，不是有錢賺，不過稍微有一點點利益就是。

荷英——有多少利益呢？你要告訴我，我就替你催他。

殷汝農——王小姐，我們是自家人，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可是你萬萬不可對人說……。

荷英——我絕對不同人家說。

殷汝農——我剛才不是說要四百塊錢嗎？其實我去做，只要花幾塊錢就夠了。

荷英——修理一間茅房，怎樣幾塊錢就夠呢？

殷汝農——我說給你聽吧，泥水匠，我可以用團部的名義去叫來，那是無須花錢的，木

板，隔壁李家裏的山上，有的是樹，聽我要多少，去砍就是。瓦，在我們對面住的劉一鐵匠，今年八月間——就是這村子被佔的前三天，起好了三間瓦房，預備開鐵匠店的，屋上的瓦，片片都是很新的，把它拆下來就是啦。

荷英——人家屋上的瓦，你怎麼好去拆呢？

殷汝農——那容易，有法子，我只在幾句話，他就會讓給我的。我祇要對他說：劉老闆，我特地來告訴你，我剛才在關部裏看見一張命令，上面寫着：「查本鄉本村劉一鐵匠，專為匪類製造大刀及梭標，並有通敵情事，限令到日，即行捕獲槍決……此令。」劉老闆，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先來告訴你。我只要把這些話一說，他馬上就會逃跑的。他逃跑了，他屋上的瓦，不是隨我的便去拆就是嗎？你看，人工也不要錢，材料也不要錢，只要買幾斗米，做點飯給工人吃就是。你看，這不是一件很好的生意嗎？我今天晚上到這裏來，把父親陳了十三年的酒都送來，為的就是這件事情。王小姐，請你一定要做團長，快些下條子。

荷英——你的鬼花頭，真是多！

殷汝農——想不出幾個主意的人，遠能在外面幹公事嗎？

荷英——像你這樣，真是要錢不要臉！

殷汝農——哈哈！王小姐？只要有錢，還管他什麼臉不臉。

荷英——你是不要臉的，可是你要不要命呢？

殷汝農——我怎麼不要命？要錢與要命有什麼關係？

荷英——怎麼沒有關係？你不曉得劉小清的結果嗎？

殷汝農——他不是很好嗎？近來賺了幾十萬！

荷英——還很好！你昨天沒有會見那位黃先生嗎？

殷汝農——什麼黃先生？

荷英——就是常到你家裏來的，那位胖胖的黃先生。

殷汝農——呵！黃士元呵！我十二分討厭他，我不高興同他談話，他一來，我就走開。

荷英——爲什麼呢？

殷汝農——因爲他同我的太太有點……有點……

荷英——有點什麼？

殷汝農——有點往來。

荷英——什麼往來？是金錢上的往來嗎？

殷汝農——不是，你還不懂嗎？你真是不聰明。

荷英——你們家裏的事，你不說明，我怎樣懂呢？

殷汝農（低聲）——他們是婚頭！

荷英——呵！那難怪！我不應當問的，請你原諒我。

殷汝農——那沒有關係，我們是自家人。

荷英——那你的官銜真是多啦：又是漢奸，又是烏龜，又是兔子，又是忘八！其中以

漢奸這個名字為最醜！

殷汝農——王小姐，不要說這些開玩笑的話，你只叫我做副官就是。嘿！你剛才問我看

見黃七元做什麼？

荷英——他昨天上午不是到了你家裏嗎？他對你的太太說的話，你的太太沒有告訴你

嗎？

殷汝農——黃士元對她說的話，她從不告訴我的。昨天他究竟說了些什麼話？你怎麼知道的呢？

荷英——我在隔壁房內聽見的，沒有談別的事，就是談劉小清的事，黃先生把劉小清死的情形，說得很詳細。

殷汝農——劉小清死了嗎！？

荷英——是前天晚上槍斃的。

殷汝農——槍斃的！快告訴我！

荷英——這是黃先生對你的太太說的，因為他的錢太多，日本司令把他叫去，問他的錢放在什麼地方，派人押着他同去，取了八十六萬塊錢鈔票，回到司令部就把他槍斃了！

殷汝農——他賺錢本太快，只做了三個月漢奸，就賺了這麼樣多！

荷英——黃先生要你的太太勸勸你，叫你早點收場，留條性命多活幾年。

殷汝農——我也很知道，這裏的錢是不大好賺的，可是我的目的很小，只要有了十萬塊錢，我就辭職。

荷英——你抓錢的手段，有這麼樣鬼，還沒有十萬嗎？

殷汝農——還差一點點。

荷英——你現在有了多少呢？

殷汝農——九萬七千多塊錢，可是不到十萬，我不放手。

荷英——究竟錢要緊呢？還是命要緊呢？

殷汝農——錢就是命，命就是錢。

外面有腳聲響，他們停止說話。

團長轉來了，手上握着一張命令紙。

第七齣

人物：同上，多團長。

殷汝農——團長，野青參謀跑來有什麼事？

團長——有……（把手中的密令對殷一揚）送給……我。

他仍坐於原處，把密令摺好放在口袋裏。

殷汝農把寫字桌上的那盞酒拿過來，荷英接着替他們把酒杯斟滿。

荷英（帶着媚笑，舉起自己的酒杯。）——大將軍，請再喝一杯！

團長（接着酒喝了）——王小姐，愛……我，同我……（用手向前一指）回……

……國？

殷汝農——大將軍問你愛他，是不是想同他回東洋去？

荷英（對團長顯出特別的歡喜）——那是我唯一的希望，可是……（顯出憂色）只

怕你家裏有了太太。

團長（先向荷英搖手，等一會又低頭說。）——毛……毛……。

荷英（對殷）——他家裏大概沒有太太，但是有一位毛……毛，毛毛是他的什麼

人？

殷汝農——你誤會了，不是什麼人，毛毛，就是沒……沒……沒，就是沒有，沒有，他的太太已經死了。

荷英（對團長）——是真的嗎？真有這樣湊巧嗎？

團長——真……真的，真……真的。

殷汝農——真的，真的，我們的團長從不說假話的。

荷英（表示極歡喜）——那好極了，大將軍。

殷汝農——王小姐，我記得你很會唱歌，那天晚上，你在團長這裏唱的那幾個歌，那種

聲音，多麼地動人啊！又尖又細，好像是雀子叫一般，請你今天晚上，照上次那樣的再唱一個吧。

荷英——副官，你說得太好。我實在是唱得不像樣子。

殷汝農——你唱得好，真是唱得好。

團長——好……好，唱……唱。

荷英（站起唱）——「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們得及時行樂，不要憂愁，何必辛苦

做馬牛？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盡不休。」（她用手指着桌上的酒壺。）
團長和殷汝農（都拍手叫）——好！好！

青梅（舉起酒壺）——請你們不要忘記她最後一句：「不盡不休」。

殷汝農——對的，對的，我們把它喝光，喝光。（他同團長都把杯裏的酒喝了，青梅又把他們的酒杯斟滿。）

荷英（舉起自己的酒杯）——「來！乾一大杯，（團長同殷汝農都舉起杯子，他們三人都喝了一杯。）醉……醉……醉……就睡了，睡……睡……睡……（團長聽到「睡睡睡」，便站起，一手抓着荷英，一手向裏面指着，口裏喊道：「睡睡睡」。）
青梅——大將軍不要拖她，等她把歌唱完吧。
團長放了手。

殷汝農——王小姐，（顯出十分醉態）請再……唱吧。

荷英（唱）——「睡到夢中相會；醉生夢死，頗有興味。」

因唱得太久，喉管裏發癢，連咳了幾聲嗽。

青梅——她又唱了歌。你們應當又喝酒。

團長——喝……喝。(他同殷又喝了一杯，青梅又斟酒。)

荷英(又舉起自己的酒杯唱)——「來！我們乾一小盅，(他們又乾了一杯，青梅又

斟酒。)(平時不妨多喝幾盅，酒能助興，興時高唱大江東！」

殷汝農——唱得好，唱得好，嘿！等我也來唱一個吧。

荷英——對啦，對啦，那天下午你也唱得很好啦，請你也把那天的樣子，再拿出來唱

一個吧。

團長(用手指着殷)——……唱……唱。

殷汝農(唱)——「你的眼睛。黑白分明；你的芳唇，好似桃櫻，你的歌聲，好似……

……好似……好似……嗩嗩嗩。」

青梅(帶笑)——副官，你忘記了，不是「嗩嗩嗩」，歌本上是：「你的歌聲，好似黃鸝」。

殷汝農——不錯，不錯，你的記憶力真是好，我每次唱到這裏的時候，尤其是多喝了幾

杯酒，總是忘記了下面的話，我只彷彿記着，好像……是雀子的聲音。嘿！你

剛才對我說的……好似……什麼？我又忘記了。

青梅——好似黃鶯。

殷汝農——好似黃鶯，好似黃鶯，我一定要把他讀熟。好似黃鶯，好似黃鶯。（對團長做手勢，表示他要帶青梅轉去，要團長留着荷英在這裏。）王小姐，你再陪團長喝幾杯酒吧。（對青梅）我們先轉去吧？（對團長）今天晚上的口令是什麼？我忘記了，請你告訴我，我好回去。（團長從口袋內摸出一張口令紙給他看）呵！呵！是，是「嚴防」。（他又從寫字桌上拿了一枝毛筆，把「嚴防」二字，寫在自己的左手心上。寫完，他又張着手心唸）。嚴防，是這樣，我才不會忘記，團長，再見吧！（對青梅）走吧？

團長拖着荷英，他挽着青梅的手向外面走，口中仍不斷地唸着，你是黃鶯，你是黃鶯，你是黃鶯。

殷汝農裏青梅下。

團長（指着外面）——去……了。（向荷英指一下，又向自己指一下。）再……

(用右手舉起酒杯。)來，再……來。

荷英——大將軍，他們去了，我們再喝。

殷汝農走到頭門口，又轉來。

殷汝農(站在門口)——報告團長，外面守衛的兵都不在了，他們大概是喝了酒睡去了，沒有人守衛，不怕外面有亂人跑進來嗎？

團長(帶着十分醉態，點頭，表示聽清了)——派人……去。
殷下。

團長起身走到寫字台面前，按了兩下叫人鈴，又回到原位上坐着。

第八齣

人物：同上，少殷汝農，青梅。

團長——還……不來。

荷英——大將軍，大概他們都睡着了，現在至少總有兩點多鐘了，大家都喝醉了，睡

了。我們還喝幾杯，也預備去休息吧。（她斟給團長一杯酒）請喝吧！

團長（把酒喝了，站起來。）——王小姐……跳……跳舞！

他張着雙手，荷英走近他，他用右手抱着荷英的腰，左手托着荷英的右手，東偏西倒地跳舞。荷英不知道跳，只好跟着他亂跳了幾個圈子。團長老早就大醉了，又跳了一會舞，頭更加昏亂得厲害，他雖勉強地跳，可是他的脚，已經完全立不住了。他忽然向地下一倒，口裏喊着：「王……王……王……王小姐，王……小姐。」荷英把他扶起來，可是他還是站不住，荷英把他扶到椅子上坐着。

荷英——大將軍，我看你已經很醉了，我替你把外面的衣服脫下，扶你到床上去睡，好不好？

團長——好……好……睡……睡。

荷英替他把制服解開脫下，掛在衣架上，又回轉來扶着團長走到床面前，像母親放小孩子睡一樣，右手托着他的頭，左手替他把毯子蓋好。繼後她又坐在床邊上，擲着身子，仍用右手枕着團長的頭，陪着他睡着，不上五分鐘，他就鼾聲呼呼地

入夢鄉去了。荷英慢慢地把手抽出，站起來——從這時起，她在房內就用腳尖在地上輕輕地走。——走近衣架，從圍長衣上口袋內，摸出一些秘密的東西，走到燈光面前，先打開一張軍事地圖看，她點了幾下頭，把地圖摺好，放在桌上，又拿着幾張密令細看，她像是有點不大認識上面的字，看了又停着想，想了又看。她又轉頭望望團長，怕他醒來，她急忙地把地圖和密令藏在自己的胸前內衣裏面。好像正在想什麼似的，向門外望，又轉頭向裏面望了一下，急忙地走到衣架面前，把自己身上的旗袍一脫，掛在衣架上，把團長那件大衣穿在身上，又把自己的皮鞋脫下，換上軍官的長靴，戴着軍帽，真是十分像一個軍官的樣子。她輕輕地向外面走，到了門口，又停着，從口袋裏摸出一條白手巾，把臉上的水粉和嘴上的胭脂拭去。她挺着胸，不慌不忙地走出去了。

團長的鼾聲，仍是呼呼地響，忽然他的頭向左右兩邊滾了兩下，繼後又把雙手向前伸了兩下，口裏喊着：「再………：喝，再………：喝。」等一分鐘，他又喊：「跳………：跳………」他站起來把眼睛眨了幾下，像是看東西不清楚的樣子。他的

身子還是有點站不住，把眼睛向四處望，口裏喊道：「王……王……王……王……王小姐……。」

他看見了衣架上掛着的旗袍，便東偏西倒地走到衣架面前，一手抱着衣架說道：「王……王……王……小姐，哈哈！再……跳，再……跳。」

他抱着衣架，前倒後倒，左偏右偏地跳舞。跳了二三個圈子，他和衣架一齊倒下了。

幕罷下

第二幕完

第三幕

時間：

第二幕翌日之清晨。

地點：

華北某村中。

佈景：

台上是「一個營部」，在戰場中，地下放了一個電話，一個墨盒，一枝毛筆和一些命令紙。地下並坐着一位營長，和一位營附，他們正在談軍事問題。

第一齣

人物：營長，黃營附。

營長（帶着很憂急的顏色）——黃營附，這幾天我們的軍事很不利，前天雲龍鎮失守

，胡營長陣亡，他全營的軍隊，打得沒有一個。現在我們防守的張家垵，又很緊急，黃營附，我們趕快把戰壕挖長些，我們要死守張家垵，不能再讓敵人佔去一寸土。等一會我還要到團長那裏去，同團長商議，想法子把雲龍繳收復。

黃營附——營長，我看，我們打敗了的原因有三個：頭一個是我們的器械太壞，飛機和大炮太少；第二個是防線太寬，兵力不夠，第三個是我們太不知道敵方的虛實，他們用的詭計，我們都不知道。

營長——是，不錯。我們派去的偵探，都沒有實在的消息來報告。可是敵人無論怎樣的弄鬼，我們總以血因同他們拚，無論如何要把敵人打退。昨天我聽見團長說，師長近來從中央調了十多個軍事專家，天天在那裏計劃，想用些極巧妙的法子，把敵人殲滅。嘿！你剛才從團部裏來，你還聽見有什麼消息麼？

黃營附——沒有聽見什麼，但是我出門的時候，軍需主任對我說：昨天我們領來十萬發子彈，請營長補一個正式領條去。

營長——對的，我昨天因為沒有帶正式領條去，只寫了一張臨時領單給他。約在今天

送正式領條去。(他在命令紙中找出一本領物單，填寫了一張領條，並蓋了自己的私章，他看了一眼，把領條摺好，放在口袋內。)等一會我到團部裏去，當面交給他。(電話鈴子叮叮地響，他伸手拿着聽筒送到耳邊。)喂……我是營長……什麼？……一個敵方的女軍官……呵呵……是一個化裝的女子……穿着軍官的制服……呵呵……是中國女子嗎？……好好……快把她送到我這裏來。(他放了聽筒，對黃營附。)湯連長打電話來，說剛才捉了一個從敵方化裝逃出來的中國女子，身上穿着軍官的制服，馬上就會送來。

黃營附——真是奇怪！一個中國女子，怎麼會穿敵方軍官的制服？

營長——我看，一定是偽國軍隊裏面一個什麼女職員。現在不要談她，等一會就知道的。黃營附，第一連你昨天又發了多少子彈給他們？

黃營附——發了三萬發，第二連發了兩萬發，第三連只發了一萬發，因為第三連還餘有很多子彈。

營長——第一連的兵用子彈很多，要他們不要浪費子彈，沒有向敵人瞄準，切不要開

槍。

傳令兵上

傳令兵——師部裏的李參謀來了。

營長——請他進來。

傳令兵下，李參謀進來了。

第二齣

人物：同上，多李參謀。

營長——李參謀，你來了！

李參謀——師長派我來看看你們的防線，同時我還要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今天下午，我們有一大部分援兵到。

營長——（現出喜色）那好極了！

黃營附——李參謀，你知道有多少嗎？

李參謀——知道，昨天晚上師長接到了命令，總指揮新調了四師軍隊來援助我們收復失地，此外還有五十架飛機，三十架坦克車，一百尊大炮，在今天上午就會到。

營長——李參謀，我們原有的兵力，實在太少，你看，我們這裏只有一師人，要守兩百八十多里的防線，敵人方面的軍隊，我看起碼總要超過我們兩倍，每次總是寡不敵衆。……

李參謀——等一會，我們的軍隊就會比敵人多。我還有一個消息，也要告訴你們，昨天晚上在接了頭一個命令後，繼後師長又接到總指揮部一件命令，上面說：「江西省抗敵後援會，」昨天上午又送來了各地兒童節省糖果的捐款三萬五千四百元，還有上月各省監獄中的犯人，自動發起減少食糧一半，積成捐款八千多元，裏面的尾數，幾元幾角幾分，我記不清了。還有各地公館裏的女工，捐了工錢一個月，買了本國統線，打了衣袴三萬五千套，統線襪子四萬二千雙。此外還有各地送來的慰勞信五十多萬封，總指揮把錢和東西，都平均分給了各師，要師長派人去領來。

黃營附——噠！噠！想想我們從前內戰的時候，有時腳上連草鞋都沒有得穿，冬天裏下大雪，我們還是穿一身破夾衣，在戰壕裏面，用馬糞燒火烤。

李參謀——真的，那完全是兩樣的情形。（對營長）喂！你現在陪我去看看你們昨天開始挖的新戰壕吧？

營長——好，好，正有幾處地方，要請教你，看要如何挖才好？（他們正要出去。）

湯連長同羅教官來了。

羅教官現在當了連附，帶着很憂急的顏色。

第三齣

人物：同上，多湯連長，羅連附，荷英。

湯連長——報告營長，拿獲的一個化裝的女子解來了，在外面汽車裏面，可是臨走的時候，恰遇見了第一連的羅連附，他看見了這個女子，他說是他認識的，不是敵人方面的人，是一個什麼秀才的女兒。

營長——好！你快回防線去。（湯連長向他舉手行禮出去了。）羅連附，你怎麼認識她的？

羅連附——報告營長，我從前當壯丁訓練教官的時候，住在五梅村，那村子裏有一位姓王的秀才；是一位很愛國的老先生，這個女子，就是那位老秀才的女兒。她剛才在路上對我說，她是被敵人擄去快有兩個多月了，昨天晚上陪敵方的一位高級軍官喝酒，軍官喝醉了，睡着了，她就將軍官口袋裏面一些秘密文件，偷在身上，穿着軍官的衣服，逃出來送給我們，她說要親自交給營長。

營長——帶她進來。

羅連附出去了，不一會，引着荷英進來了。

荷英仍穿着軍服，可是頭上沒有了帽子，滿身是泥塊和血印，臉上也些些灰塵和傷痕。

營長——你姓什麼？

荷英——姓王。

營長（指着羅連附）——你認識這位軍官嗎？

荷英——這是從前住在我們村子裏的羅教官。

營長——你對他說，有重要東西要交給我，是真的嗎？

荷英從胸前內衣裏面，摸出一個紙包送給營長。

荷英——這包東西，請營長看看。

營長急忙地把紙包打開，先拿着地圖看，他看了，點了幾下頭，左手把地圖傳給李參謀，右手又把密令一張一張地拿着看，當他看完了一張，他又把頭點幾下，又用左手送給李參謀。李參謀看了，又傳給黃營附。

黃營附（手上拿着密令）——這些東西，只有你們兩位看得懂。

營長（喜歡極了）——這些多麼重要的東西，敵人作賊的計劃，軍隊有多少，如何地佈置，糧食和軍械放在什麼地方，上面都說得清清楚楚。此外，裏面還有幾行更特別的字，我不大懂，大概是他們作賊的詭計。（用手指頭指着密令上的字）李參謀！你是從他們那邊士官學校畢業的，這幾行字，你一定看得懂。

李參謀——我懂，我懂，噯！噯！（大聲）他們用毒瓦斯和達姆彈！

荷英（大聲）——慘無人道！（她的呼吸現着急迫）

營長（望了荷英一下）——呵呀！她的傷不輕，快拿一塊東西，墊在地下，給她坐下。

黃營附急忙地拿一塊板子送到荷英面前，荷英坐下了。

李參謀（手上拿着密令）——我馬上就把這些東西，送給師長去看。（眼睛望着營長）

你允許我把這些東西拿到師長那裏去嗎？

營長——好，好，可是，等我先打個電話報告團長，你再拿走吧。

李參謀——你對他說，這些東西，由我直接拿給師長，他如果要看，要他趕快到師部裏來。

營長——好，好，（他用右手按電話號碼，左手拿聽筒送到耳邊。）是團長嗎？……

……第二營營長報告……今天早晨七點鐘，第三連拿獲了一個從敵方化裝逃出來的女子，她交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軍事密令，據說是被敵方擄去的，昨晚陪敵方

軍官喝酒，乘機把軍官身上的密令偷了，化裝逃出來送給我們，並且還有第一連的羅連附認識她，詳細的情形，我正在審問……阿呵……先把密令送給團長……但是師部裏的李參謀在這裏，因為這些密令與時間很有關係，怕來不及，李參謀要直接拿到師部裏去……他說請團長到師部裏去看……阿呵……剛才的命令……九點半鐘，團長以上的官，都到總指揮部開緊急軍事會議……阿呵……等一會把詳細情形做一個報告……阿呵……連人一路送到團部裏……阿呵。（放了聽筒）

李參謀——他們到總指揮部去開會嗎？

營長——是，要你趕快坐飛機，把東西送到總指揮部去。

荷英——對，對，請你快快送給總指揮去看。

李參謀把密令拿着，急忙地出去了。

第四齣

人物：同上，少李參謀，馮連長。

營長（很溫和的聲音）——你被擄去有多久呢？

荷英——兩個月。

營長——你這些東西，是從一個什麼官長身上得來的呢？

荷英——是從一個團長身上得來的。

營長——你在那邊是同軍官住在一處嗎？

荷英——不是，我是住在一個漢奸家裏。

營長——漢奸同敵人幹些什麼事？你知道嗎？

荷英——同敵人探聽我方的軍情，有時又同敵方軍官買賣東西，或是找找女人。

營長——你常同那些軍官會見嗎？

荷英——間常陪他們喝喝酒。

營長——他們的軍事，在喝酒的時候，他們常談及嗎？

荷英——他們談的話，我都不懂。

營長——他們同你談話，是用翻譯的嗎？

荷英——不是，他們裏面有幾個高級軍官，都是在中國住過很久的，可以說點極簡單的中國話。

營長——你同他們在一塊，他們不怕你知道什麼消息嗎？

荷英——他們有緊要的事，都是對着耳朵細細地說，恐怕我聽見，這些命令，本來在兩個星期以前，我就想把他偷來，可是那位團長防我太厲害，沒有機會動手。

營長——昨天晚上，又怎麼有機會呢？

荷英——因為他們打了勝仗，開慶祝會，大家都喝得大醉，那位團長一連喝了幾場酒，我等他醉得睡在床上，睡得同死人一樣，我就把他口袋裏面的東西拿着，放在我胸前的內衣裏面，穿着他的大衣，逃走出來。

營長（更溫和的聲音）——那你真是一位自勁的偵探呵！

荷英——我是替父親報仇，同國家效力。

營長——你的父親是被敵人打死了嗎？

荷英（顯出很悲痛的樣子）——在八月十四日，正是羅教官離開我們的那一天的上午，我們的村子被敵人佔去了，我的父親和哥哥，拚命地同敵人抵抗，都被敵人打死了，我和我的嫂子，也就是在那一天被敵人擄去的。

營長——你的嫂子此刻在什麼地方呢？

荷英——還在漢奸家裏。（她咳嗽，感覺心中劇痛。）

營長——你如何受傷的呢？

荷英——我昨夜三點多鐘，從敵人那邊逃出，從山上跑過來，不知道跌了多少次，滾下山，恰遇着前方的哨兵，對我開了一槍，我當時昏倒在地下，幸而沒有打中要害，沒有什麼要緊。

黃營附——這是那個哨兵？不問清白，就開槍，一定要查出來嚴辦。

營長——那不能怪哨兵，因為她身上穿着敵方軍官的大衣。（對羅連附）我看她的傷勢很重，趕快送她到後方去醫治吧。

羅連附——對啦，趕快送去看。

荷英（站起來顯出極悲痛的態度）——謝謝你們！我現在把東西送到了，我的目的達到了，用不着去醫了。我的父親，我的哥哥，都死了，我的母親，生死還不知道。我的嫂子留在漢奸那裏，我逃走了，她一定被敵人殺死。我們全家的人，差不多被敵人殺光了！我自己本是一個白璧無瑕的處女，現在被敵人弄污了。我沒有面目再見人，（望着羅連附，說得很慢。）我沒有面目再見你。

羅連附——快不要這樣說，你是爲國家而犧牲，我都原諒你；我送你到後方去醫治。
荷英——我不去醫，我只要你一件事。

羅連附——什麼事？

荷英（靠近羅連附）——請你允許我自殺，（順手在羅連附身上取了一枝手槍。）
羅連附（抓着荷英的手槍，急忙地說：）——不要自殺！不要自殺！

營長——不要自殺！不要自殺！

黃營附——快把她的手槍搶掉！

荷英——請你們不要管我，你們趕快去計劃，把敵人打退！

羅連附（仍握着荷英的手，搶她的手槍）——你是怎麼樣想的？做了這麼樣有功勞的事，還要自殺嗎？

荷英（鬆了手槍，拍着自己的胸前。）——你的照片，還在我這裏，我對你不起！我只有自殺！請你把手槍給我，等我快點自殺！

羅連附——你過去的犧牲，我絕對原諒你，我並且十二分地佩服你，你死，我也同你一道死。可是我們的敵人，還沒有消滅，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怎麼就可以死呢？
外面的炮聲連貫而響。

營長——嘿！敵人來了！快衝出戰壕去作戰！我們快衝出去殺敵人！

荷英——快衝出戰壕去殺敵人！造孽！我不自殺了，我們一道去殺敵人！我決意把最後一滴血，流在敵人的炮彈上！

幕簾徐徐而下。

他們在戰壕外面唱出很雄壯的「向前衝」歌：

向前衝！向前衝！四萬萬同胞的頭，四萬萬同胞的血，與敵人，拚！拚！拚！向前衝！

向前衝！快舉起我們的槍，快架起我們的炮，向敵人，攻！攻！攻！向前衝！向前衝！
衝進敵人的陣線中，砍敵人的頭，賠我們的頭，流敵人的血，賠我們的血！再前衝！再
前衝！衝！衝！衝！

隨着歌聲，又吹出衝鋒號：

地達達地！殺！地達達地地地！殺……

號聲和喊殺之聲漸漸地遠，不一會，台上掛出八個大字：

我軍大勝！

全民慶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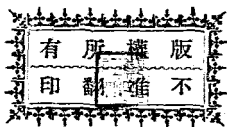
——全劇完——

論
密
文
件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再版

秘密文件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著者	鄭延穀
發行所	抗社
印刷者	同文公司
發行所	抵抗社
經售處	國內各大書店

長沙水陸洲朗公廟14號

歡迎排演或攝成影片，但須通知作者，其通訊處如下：
湖南長沙東鄉，脫甲橋郵局送向來信郵室。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located at the top left of the page.

